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九

屬齋林希逸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

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鑿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籍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籍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

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願之年也年雖

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者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者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自也而

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游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環循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讙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以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

理矣。蠶忤逆也。蠶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旣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旣已縣矣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爲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

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
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天通徹也四年
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
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
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者與天爲
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
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卽借爲節次
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

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
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
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
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
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
動之始本無所自旣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
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
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
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

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
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
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有鬼邪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
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
教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
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

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
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
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
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
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
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
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
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
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

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
也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
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
其何為率然有此問也余之所有本自不知
其所以然者故曰余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
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
蜩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

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
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
至而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
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
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
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
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
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
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
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

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
欲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
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
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
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
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
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
也

捲捲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

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
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
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
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
寡人攫不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
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
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况
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
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
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
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闔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糟粕也
其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在聖人之道
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
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
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
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
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

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
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
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
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
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
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
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
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
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
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
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

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
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
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
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
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
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
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
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
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
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
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
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弦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緹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增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縱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

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審者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作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某之得者言真得友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心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能自

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抱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藿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旣至知松柏之茂卽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某某其幸乎削然瀟灑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屹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

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爲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
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
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
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

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
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止非義也殺民非仁
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
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汙辱之事武
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
為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

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焉政樂與治焉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請上古之古不如此

伯夷叔齊

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
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
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遽爲政者汲汲然
修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
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
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
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
如以朝服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
爲資也后山云親手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
行亢也刻意曰爲亢而已矣卽戾行也言伯
夷叔齊非欲爲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
愛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亢之舉
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闡商
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此
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
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反
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
劍漁父則又甚焉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
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炙而脯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
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
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
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鋪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
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
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
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
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
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德也。立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小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

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

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
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
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
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
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
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大流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
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

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

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着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汲汲即汲汲也。執轡二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

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怵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

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着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伋伋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

見跬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怵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

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
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
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
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
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
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
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
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
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
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
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
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
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

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
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
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
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
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
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
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
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
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
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
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
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
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

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
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
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計
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爲是
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
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多信者

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
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
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
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
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
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卽前胠篋篇
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
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卽前所
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此意
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也五紀

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
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
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
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
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
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也。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
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
所不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
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
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
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
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
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
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
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
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
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
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
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

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
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
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
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
爲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
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
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
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
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
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
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
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
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
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
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
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
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

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耶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己分之益而爲流

俗所化言其所爲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己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之時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諸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

之患害况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
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
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
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
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
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
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
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
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
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
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

人因人乘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
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
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
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
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
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
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
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
者也度卽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己而無所
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

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
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
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
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
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入也非務
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
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
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
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
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

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嘆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痿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去美

味也。約食儉以自奉也。父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嗛塞滿其口也。猿狖之領曰嗛，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骸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

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爲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憔悴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醜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故爲樓。疏，周圍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疏，窓也。樓，墻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

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

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
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决肝肺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
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
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

此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
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
斃其處也

喜劔者喜劔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劔術
之士而容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
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
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
包中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粗魯也短後
不檐也語難者欲鬪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
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鷲鳥將

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劔戲也敦劔者敦斷
也以劔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劔首
也鐔刃也鐔劔口也缺劔把也裹以四時言
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
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
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
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
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
地中和民意卽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
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

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
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
所居之處也

莊子虛齋曰義卷之九

